46645.3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諡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

祖賜改焉毋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整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亞加前後百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磧然山而還除左將軍景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二千騎五百為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與衆大至血川播以諸軍渡橀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艇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艇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慧景圍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

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擯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擯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真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酒以賜擯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令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即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于家子偃等俥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悦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録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

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表建等令爲内應遽已
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
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
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
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
白捺意而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遼好小黠
令集兵遣移虛搆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
之乃云録事可造移報偃移曰彼之纂兵想別
有意何爲妄搆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
謂秦無人也遂得移報已覺便爾散兵瓜花
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遼後
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
夕鈔掠稚乃奏偃爲統軍偃叔椿爲雍州刺史
又請爲其府録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
所委決及蕭寶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
郡引寇鈔掠渭北偃啓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
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
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

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尚書僕
射長孫稚討之除偘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稚
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偘白
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
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等略抗行當以河山險
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
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
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
賊必望風潰散諸將既平長安自應愚計可録
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若依卿策圍河東薛鳳賢
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何師唐突坂又不能進
雖有此計猶用爲疑偘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
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
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
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
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
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

在目稚從之令其子等領騎與倕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在雒壁倕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逆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倕頗有力焉義初除冠軍將軍

東雍州刺史尋轉并州罷除散秩大夫為都督發詔行北中郎將者莊徙御河北執倕手曰朕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歧州刺史屬元顗內迫停卿蕃寄移住此者正為今日但鄉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鄉可還洛寄之後圖倕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倕河梁之誠特加四階

偪固辭乞同諸人父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
慶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數西縣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顯令董監行將陳慶之守
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顯守河中渚
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顯所覺滅榮因悵然將爲
還計欲更圖後舉保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
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
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窘急而更戰持比
收功猶可不少豈可以一不全而衆意頓廢今
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父王之利矣若今即還
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
多縛筏間以舟檝泝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
游勢首尾既遠顯復知防河處一旦得渡必立大
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令朱兆與保
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顯子領軍將軍冠受擒
之顯便南走車駕入都保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

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沖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倕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公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公座不許以今況昔即世情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倕乃隨事剖辨者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倕所奏乃俟醜奴陷東羌遂圍武州肅誘巴蜀

大都督尒朱天光率衆西伐詔倕以本官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為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時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帝將圖尒朱榮也倕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尒朱兆之入洛出倕時仲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會泰初天光在關西遣倕子婦父喜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倕從兄昱恐為家禍令倕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冀全百口倕往赴之秋七月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陁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豪
祖賜改性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
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闥又領
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祈訟公正高祖嘉之及
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
性孝過有虞居喪五日哀泣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
知所言陛下尚猶宗之禮未臨萬國之重豈可同
匹夫之節以取僵仆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
陛下欲自賢於万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
乃一進粥轉授宮輿帶少卿加給事中出為安
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
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
祖自鍾離趣鄴至磁窴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
縑千五百匹坐為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
輒收市利費用官衆免官後降為寧朔將軍梁
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為楊靈珍所破降於

蕭鸞云是率賊不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
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
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
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請以母老解還後武
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
事行梁州刺史與車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
運糧爲羣氐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
慰尋以氐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
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大僕卿秦州羌呂苟兒逕

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
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
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
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
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
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
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
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
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

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
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
走略盡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
將郎肓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
從命乃使椿持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
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
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
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
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
必思亂思亂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實方甚又此
族類衣毛食肉樂水草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
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
後患愚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
於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
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
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万討之不剋而返又
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
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爲政尉秦椿前爲

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
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
除名爲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
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贖論
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
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
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
王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
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冒祿不少

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穉
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首三百車修補
壞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
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
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
役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正光五年除
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
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衞尉卿
轉左衞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馹詣并肆齎

霜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據充軍士不行尋加
徵將軍出除都督雍南梁二州諸軍事本將軍
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
寅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從渭北東渡椿
使追之不止寶寅後至留於逍遥園内收集將
士猶得万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干時涇
豫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
募内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録事參軍僧率以
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
臺至節度關西諸州其統内五品已下郡縣須先
補用者仍即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
以書賜寶寅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皇
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
寶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
濫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寅不藉刺史
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豈爲不
依當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五品此
意以啓二聖表并白臺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

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
宣還面啓肅宗及竇太后並不信納及竇遨
害御史中尉鄷道元猶上表自理稱受脅從父子
所誇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
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尒朱榮東
封萬榮詔椿統衆為後軍榮倫萬榮乃止永安
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
征東將軍宣出鎮滎陽委顥所掩又椿弟順為
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元孚孫弟子遵
並從駕河北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
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
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
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
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
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
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
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

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
問安否方乖詢訪良困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
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詢但高尚其志決意不
留既難相違深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
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
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歎春篤行
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給田宅賜
奴婢馬牛羊遂成大[illegible]

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
際必厚加贈遺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
親姻朋友無慽焉國家初定天好服綵色吾雖
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建興河翁時服飾恒見翁
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
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
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
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令汝等服乘以漸華好
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

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
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
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
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
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
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
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
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
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泮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

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
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
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奉二聖近臣
母子閒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
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人罪過
當時大被嫌責荅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
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
及二聖閒言語終亦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
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至

諸責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万一蒙時主知運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

者有輕論人惡者吾尤賤厭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士大夫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遥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

元年七月爲仆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
不寃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
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
數出游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
國邑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
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
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尉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
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
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其朝貴皇集詔令諸
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
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
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
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淺則從其
淺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
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
官帶詹事永寧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
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

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
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義退闕
翼奉陪待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
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爲後世
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
出宮臣在直者從至百方歲門夕之轉太尉掾兼
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
親万機矣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
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
崇五事載貞恒州刺史楊鈞告迀銀食器十具並
鉤頷軍元义靈太后伯父夫妻泣而言貞之父深
根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义之
從祖父舒昱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前元氏頻
請別居昱父嚞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第不幸
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忍使求雜居不聽
遂懷慼感疾神色龜茲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
逃竄义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
定州刺史搖叔華州刺史津並迀甲仗三百具

謀圖不軌又令構成其罪九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遣舅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义廢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内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以昱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昱固希义旨既到鄴并窮黨與同奉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徵三州部落後賊圍幽州詔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氏二十餘万詔昱為使分散於北冀定瀛三州部落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僅解雍州蜀賊張長弘龍姜神達知州内空虚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

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討除征虜將軍滄
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為雍州刺史徵昱還除
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
及蕭寶寅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
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討除鎮東將軍
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大
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
侵寇徐州詔昱珍受行平之將軍番郡
刺史擁衆一萬攻逼荅城昱遣別將劉誼擊破
之臨陳斬襲珍首干辯退走侃兄深時為徐州
行臺府州咸欲焚深昱旨昔叔向不以鮒也見
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宣聽朝旨不許
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
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
軍為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
棄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
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

恭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
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顯至執昱下城面責
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
也昱荅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
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
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顯乃拘之明旦顯將陳
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
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
人求乞楊昱以快衆意顯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
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
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
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割腹取心食之顯既入
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
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朱榮之死也昱為東
道行臺率衆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
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
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
史

子孝邕兄郎走免罷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
齊獻武王以誅尒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為
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
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
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
出為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
州還卒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
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儁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荊刺
史
辯弟倣宣有風度卞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子洗馬
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給事
農男建義初還通直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正平
太守進爵為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
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贈太昌初贈侯持節

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字文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
又謂曰欲害諸賢乞先就死兵人以刃斫拗其
賢猶詰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安南太守
仲宣弟湛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
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幽州
刺史

湛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端謹
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干時高祖沖
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咳逆失聲
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
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
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
相祇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
寵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

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今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閤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及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臣細躬親政務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馹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追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瀆貨者

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
厲莫有犯法以毋憂去職延昌末起爲右將軍
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
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
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
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
恥於是人競相勸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
將帶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
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
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
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
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
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
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
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
既乘勝士衆勞疲拥衛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
至則力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
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内津揮刀欲

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
後賊攻州城東向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
中懮擾不敢出戰津欲衝突賊長史許被守門不
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
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
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率加鎮
軍將軍討虜都督並兼尚書北道行臺初津
兄椿得罪此州由鉅声父趙略投書所致及津
之至一略驚家逃走津乃下教

[illegible]

是闔州悅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
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紫粟
脩理戰具量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
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
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
城唯畏楊公鐵是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
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
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
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

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
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津以
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
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
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開
行選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
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
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利賞兵民給復八
年當榮以問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

受攻圍經沙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孫稚
突圍而出詔以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稚日夜
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万南
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險口蠕蠕持疑遂還
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
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
害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
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
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為

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
軍荆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
中山隨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
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仍除吏部元顥
内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
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
宫掖遣第二子遜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
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
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也以津爲都督并肆
燕恒雲朝諸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
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
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
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尒朱
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
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遜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
時爲東道行臺鎮壑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
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絕望於濟州渡河而尒朱
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

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
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諡曰孝
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
子

長子遁字山寺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
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
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
尚書左丞又為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
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臺事尋遷征
二十六昌
贈冀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謚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幹起家員外散騎侍
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為
葛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徙詣
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祠帝益憂怖詔
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

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為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糴賈二万詔聽二万斛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一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万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

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仝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出境村落為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鄧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謚字遵智辟大尉行參軍歷冀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為介朱北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

謚弟遵武定中吏部尚書辛雄啓謚開國侯漣弟暐字延季性稚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掞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掞剛毅椿漣恭謹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

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閒往往
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
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待還室仍假寐閤前承
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
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
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
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
司空於時在內主皆別案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
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
宅有四時嘉味輒因使人啓之若或未嘗不
先入亡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
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
見玄孫曾孫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為
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火庭無間言魏世
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嘗世莫逮焉世
隆等請字崔椿家誣其蠱魅逆奏請收治詔廢帝不
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閱世隆
遂遣歩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

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妻
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
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擒無如之何永熙中椿
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
弘農公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
廷尉正為長水校尉中興將軍洛陽令出除中
山太守入為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
史還本為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加
以彊濟稱後為撫冥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
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華州刺史

長干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
卿尋為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
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
頴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

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
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鎮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
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
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登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
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
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
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徵儉寬皆辭疾無行爲人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謹慤荷內外之任
公卿牧守榮赫當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
之方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
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
以斯族而遇此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追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喜旻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

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
遂委母妻攜妾奔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
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
雖學不博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
廷嘉之尚武邑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
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
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
主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
昶與彧書為兄弟之戒彧不荅書絕以母喪其
國喪宜如春秋前義對楚稱外臣之禮豐敕昶
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殖根南僑計體不殊秉旄
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庚戌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
事捨簪笏匍匐義難奪為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故之
事未允臣若改書事並為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
納伏願聖慈俯臣今參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宮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
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皁冠同凶素之服然訶詈
童僕音雜虞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勅圖辟月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
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久征
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
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
緣此人情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薦道
成殺劉進時遣諸將南伐詔曰卿識機體運
先舉兵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
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堅克清湯兇
靦前罪除民害氛穢既清即旌卿江南之士以興
事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
其母崔皇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頓滯左
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
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
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感爲感歎後祖恐雨水
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
書於時改革朝儀詔祖與蔣少游專主其事祖
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祖啓
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

德危万里奔波投荫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
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屢逢陛下釐校之始願
垂曲恩處臣邊成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
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畏紀本
邦殫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為愧出蕃之
日請別當處分後以租女為鄉君高祖臨宣文
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曰
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士故降公卿於此相
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
覲天闕邑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
昌於禮容並不開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
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
嘉厥誠不食棋懷音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
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
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昶開篡奪之事昶甚悲
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每備罹國
靈禍臣私恥頃首拜謝高祖亦為之流涕禮之

漏崇蕭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滕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笑耳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間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經邊讓物撫接義故而闔門喧猥內外嫉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二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增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計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昶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至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

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
也十月祔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
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
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
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
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
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
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
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
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
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斑鏡九流清
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俙
元凱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
流爲一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
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
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忠心君患不能納羣
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
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

者宜容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
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
節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年四月薨於
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
錢百万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
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
給鼓吹依晉東平王子邪武王伷故事諡
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狂疾尚高祖妹彭
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貞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踈狂昶深慮不能
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
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貞
輝輝遂忿憾踈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
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
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
故於靈太后太后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
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

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婬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奬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擿床手脚殿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三家女髮答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非一乃不聞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比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

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祖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篡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雲事寶卷憯狂甚宜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夤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竒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舡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

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
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債驢乘之晝伏宵行景
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主杜元倫推檢知
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
澄澄以車馬侍衛近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
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
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
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
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
故義皆受慰詰唯不見夏侯一妹以夏侯同蕭
行故也改日造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
月詔曰蕭寶寅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嶺履
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
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
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
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宍南伐雖遇暴
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
之與其長史褚胄等皇壽春皇降請軍立効世

宗以寶夤誠懇及伯之所陳特不奇失四年二
月乃引入座門下入議部分之令四月除使持
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
州刺史毋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萬令且據
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手命其夜慟哭至
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鼓吹五百人事從
豐厚猶不及劉裕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
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偏將軍文榮
等三人為彊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夤雖少羈流
而志性雅重過基餘絶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麤
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札憑託門
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
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
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眞內侵士民嚮
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
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
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
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

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故事不禁自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馬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祖尚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字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專離寒暑卿忠規內挺考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

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憲對曰
僕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
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勍以
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
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憲全師而歸延昌初
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
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憲遣軍討之頻
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
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憲
特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
封梁郡開國公尋又兼尚書仍行揚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
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寶憲於堰上流
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
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
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二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
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
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巨寶寶
遣府司馬元達統重騎續牟等赴擊破之孟孫

等奔退乃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書寶參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參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不行復爲殿中尚書寶參之在淮堰蕭衍遣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曰謝齊建安王寶參亡兵中值北寇華陽地絶一闕字内無素畜外絶繼援守危疏勤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

使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至張永崔慧景事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内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勠力盡心内外大勳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舅殺之力内盡惟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

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免兒茹
法珍等以雪寃酷拔濟親屬及身素里屬張稷
三珍國已建大事寶貶陞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
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
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
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
不如芥雖復崆峒之蹤巢許之迹豈汾陽之志何遠
而今立此壈卿當表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
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

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
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訓荅終無寧日邊邑
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
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壈止欲以報繼伯
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
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
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時矣雖
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
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

國廟并卿宰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高
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宋勿爲韓信受困野鷄
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荅
寶夤志在雪復屢請
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
館於清東朝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
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
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
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
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
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于審於所蓋
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偏
發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
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
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
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
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
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

無隱試陳万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
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
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
授曰俞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參
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
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蕭猶共器求者不能量量
多少與者不復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
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泛紛漫漫焉可勝言
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
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局
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
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
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
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瑕妄加丹素
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
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
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
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

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守人貧異時污墜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諺謂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虧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蠲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

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
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
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大宰之職歲終則令官
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
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
具數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宏
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
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吝容其進退既定
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
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
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
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
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
量如此則少存實録簿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
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
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
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許貪榮求級之請如

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淪流遂積
穢我皇普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
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士百盈朝新
牓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未試竟無所定時
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
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寔掖背父叛君駭
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
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
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
罪莫大於不孝歷觀載籍靡或不然常山靡救所以晉悲
謗無所逃死衛侯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
國孰無父況今封家尚存長虵未滅偷生江表
自安妻孥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竊通侯之音交
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
淮温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
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
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貢玉帛於丘園標
忠孝以納賞築衢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

髮鑲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
而效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
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
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録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
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間變詐或有万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篤
歷昭德寨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實之列位
百官是象其何誅焉馬臣竊結褵深痛纏肝髓日
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臣哉但主雖庸
近職居獻替昌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
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生
有在相鼠攸刺端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荷
存曾閔論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
尤薄歲餘還鎮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鯨擁
率衆寇揚州詔寶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
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
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
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

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
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
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
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率
衆出隴東攻没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
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懼之乃除寶賁
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
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錢之寶賁與大都督崔延
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万追奔至于小隴
軍人採掠遂致失利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
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
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
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
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
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
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
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
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

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
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脩
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
爲醜奴所殺故賊勢轉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三
年四月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
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寅初
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
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
出師既久兵將亡疲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
安收聚離散有司劾寶寅死罪詔恕爲民四月
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秦四州諸軍事征西
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
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
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豫州請降於寶寅十月
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
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
自以出軍累年糜費亢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頻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鄱道

元為關中大使寶黃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
當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
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回是月遂
及僭署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
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
崔龕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
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黃寶遣
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其將

侯終德往攻遇會其卒悛為官軍所敗長孫稚又
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
寶黃軍至白門寶黃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擔
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
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
醜奴以寶黃為大使傅永安三年都督尒朱天光
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黃並
送京師詔置闕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
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

高道穆並與寶寅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
帝云其巡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云道
君時自外至莊帝問道君曰唯
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帝問其故道君曰人云
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旋並居得言之地必
能全之道君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怒
之寶寅敗於長安走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
曆之日賊臣不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
僕廐牛署賜死寶寅之將死神彩揚揚酒就之
寶寅泫然自持了無憂
色兒不改寶
寅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
寅及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
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
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

遂遣奴害公主乃聲言凱於東市妻梁首家遂
滅
竇參當兄竇叅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竇參當改
焉初蕭衍滅竇叅卷竇叅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
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已子封豫章王及長學
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
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
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苟文寵安
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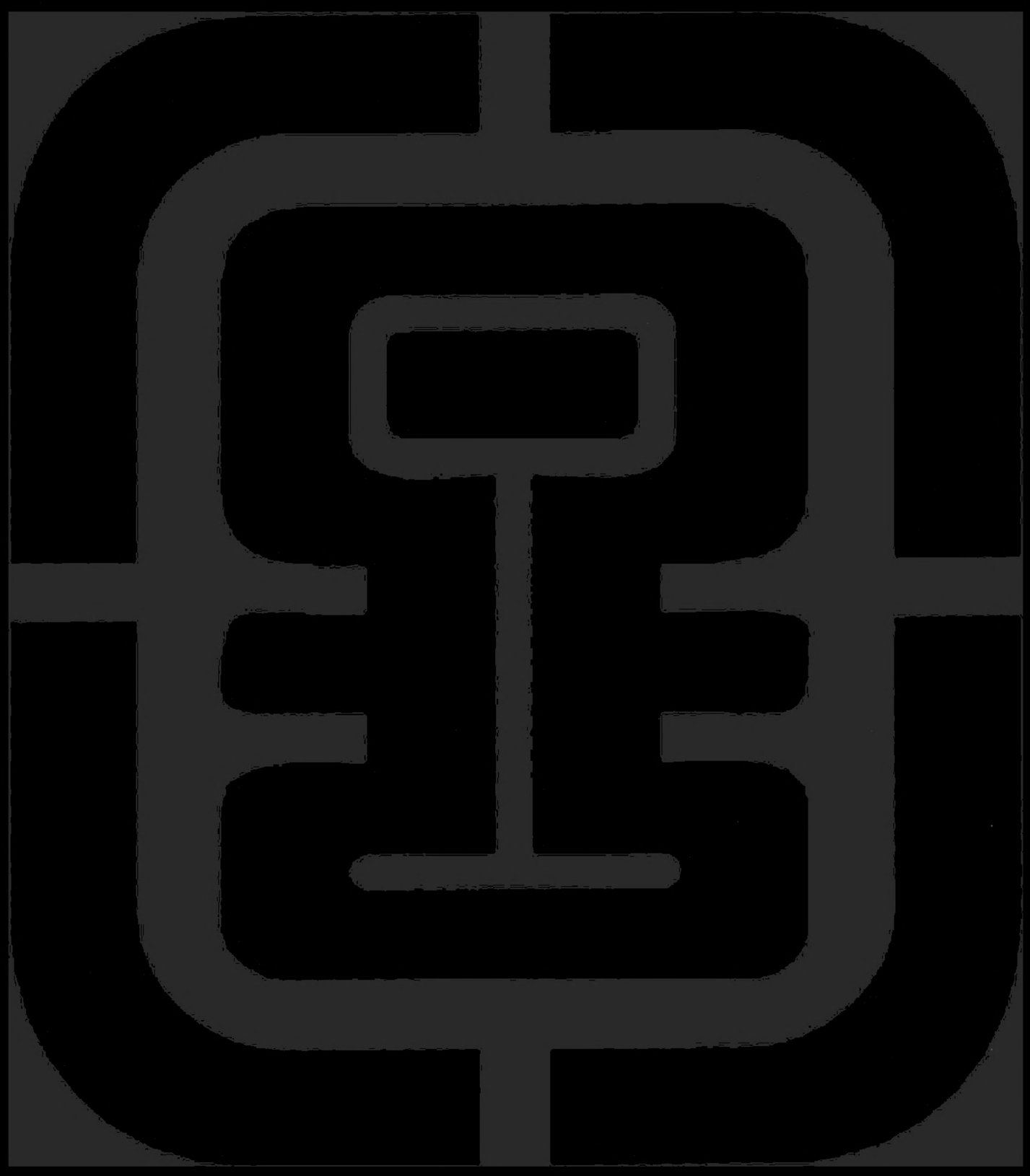
既感其情義敬相從於諸值元法僧以彭城
於入蕭衍衍命贊爲南討
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尋
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
步投彧軍孝昌元年秋
館舉哀追服三載寶當
聞其形兒斂眉悲感朝廷
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
及寶當反贊惶怖欲奔
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

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禎仍蒙慰勉建義初隨
尒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
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降贊兼監婚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
史贊賓見擒贊拜表請贖命尒朱兆入洛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
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還京尒朱世隆欲相
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棄州爲沙門潛詣長
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
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
父之風尚普泰末小敕迎其喪至洛遣黄門郎鹿
念護喪事以王禮葬之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
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以爲子祔葬蕭氏
墓焉贊江南有二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宏達子也正表
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
闇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
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
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既

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舫粮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欲遣

其妻兒襲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長盛擊破之正表狼狽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彦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享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謚曰昭

子廣壽

史臣曰劉和猜疑惟忻義肅寅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和諸子厄謀喪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棄徵其心此亦戎夷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三二前賢臨邊脫自免晚去讐言賊寵禄頓臻顛沛旋至信士凶之相倚也正衣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列傳第四十七